

綠意盎然的筆

丘秀芷

——兼評「蛹之生」

前三、五年，文藝界很少見到新血。或有轟動一時的短文，但是，常是僅此一篇別無創作。不過，這兩年來，好些位青年作者一下子崛起來，如同雨後春筍，令人覺得生趣盎然萬物欣欣。如蕭毅虹、林清玄、李昌屏、李赫、黃驗、保真、劉玉瑩、陳郁夫、小野等，各有各的特色。

蕭毅虹文以載道偏重於理論。林清玄散文飄逸，雜文小說也寫，刊登的範圍較廣。李昌屏、李赫文字平實動人，黃驗樸實，保真則充滿了率真。劉玉瑩對國劇頗有造詣，但也寫些青年活動的小說，各有各的不同。

小野最特別了，六十三年一年中，常在中副上看

到他的作品，但，今年來，幾乎完全「息文歛字」。他的名字仍然常可看到，却是移到中副底下的文化廣告欄：「蛹之生」初版預約、再版預約……不到半年，竟然五版了。

身爲一個讀者，我很高興「蛹之生」暢銷；同爲一個投稿者，我更樂於知道「蛹之生」能廣受歡迎。雖然，小野的這本集子裏，十五篇小說不見得篇篇佳作，其中有一小部份筆法也很平俗。但是，他始終保持着正直熱忱的立場去寫。不是風花雪月，不是鴛鴦蝴蝶，更沒有誨淫誨盜無病呻吟。有的只是對生命的尊重、對人類的熱愛。一本有益青年學子的青年小說集能「叫座」到這種程度，這是我國近年來少見的。

小野的文章，幾乎篇篇都有「教化世人」的意味，而且十之七八與生物學有關。這，也許因為他是學教育，又是學生物學的，因此「不離本行」。不過，他「教化」時，並沒有像蕭毅虹那樣，把義理明顯的形之於文字——請別誤會，我並不是比較誰高誰低，各人筆調不同、各有長處。蕭毅虹在中副的「狂者魯彥」、在書評書目的評論文章、在時報的「一張舊報紙」等，都是令人激賞的作品。

小野時常把自己的見解，溶於文章中，表達在字裏行間。像「家教這一行」，寫外號「吃角子老虎」的家教中心老板；寫求家教職務的大學生，如同「難民潮爭奪救濟麵包」；還有家長要求應徵者拿證件「驗明正身」；學生呢，言語「海派」、穿著大膽，不過，在聽家庭教師的一番話之後，終於把唱機的音量轉小了。

「光棍船」這一篇，是以假想的船載着幾個大學生真實的感情生活。裏面有些句子雋永可取。如：

「禾仔，你以為愛情一定要轟轟烈烈而驚天動地嗎？要飽受波折才是真愛嗎？」

「痛苦是在所難免的，但是如果痛苦無濟於事的

話，那麼就笑笑吧。」

「聖潔的愛，哪怕是一瞬，也可變成永恆。」

「所謂完美的愛，倒不是要求對方如何完美，而是意味着如何將自己趨向更完美，同時，要忍受對方的缺點。」

「周的眼淚」和「夜泉」寫大學生的「分數主義」，雖然離不了「怎麼栽培怎麼收穫」、「夜路走多必逢鬼」的結局，但是，寫的方法與內容則是前所未見的。沒有廢話、沒有贅語，一路發展下去，結果令人沉痛。

「第六個兒子」更使人感到慘然，「悔教兒子覓洋學位」的典型故事。一位老者，五個兒子都出去了，第六個「兒子」竟是一個海棉枕頭，當老人心臟病發作時，這枕頭是最好的依靠，當老人死時，枕頭在他胸口，醫生竟想起「不孝男隨侍在側親視含殮」這種句子。這一篇，諷刺意味極深，但是並不尖酸刻薄。小野很用心的去刻畫老者、刻畫那黃昏暮色，一株葉子落光的灌木、一張要垮不垮的椅子、一台舊的黑白電視、古鐘、夢中的老黃狗等等，無一不烘托那老境的淒涼。

小野曾經嘗試改變筆法。有成功，但也有失敗的。「長髮先生外傳」、「陳嫂的煩惱」寫得較差，「長」文，寫一個失落的青年錯誤的觀點，雖然傳神，但是不可取。「陳嫂」一文，將知識青年的口語裝到一個老女傭的嘴上，一點也不符合。

「白沙灣的驟雨」，把整個中國近代的苦難，縮影在一個海灘上弄潮人羣中表達出來，十分着力。但是，閱讀者若不能仔細閱讀，則無法體會出那幅淒慘苦悶的畫面，文中許多譬喻，非常貼切。篇首引用老子道德經的「飄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」，點出了宗旨——我們國家所遭受的苦難，不會是永遠的。

「笛、沙鷗」這一篇，也是要細細品味。論故事，很簡單，但是意境則深遠。

文中主要人物——孟天爵在實驗室完成了一個成功的實驗之後，竟然有經歷浩劫後的疲憊感覺。他聽古典音樂又換熱門音樂，然後到西門町連看三場電影，竟然還想從陸橋跳下去，無所適從。小野借着後面的一句話，來說明這惶恐無依的原因：

「雖然我不信神，可是我也從不敢對科學抱太樂觀的態度。人類常想藉着高超的智慧來駕馭自然，可

是却常常迷失了自己，這種犧牲未免太大。」

孟天爵到海邊碰到黑衣少女，賣弄了自己的「超脫」，先背一首詩：「曬網夕陽斜，携壺入荻花，平生誤識字，恨不作漁家。」那女孩却說：「這只是一種錯覺。」

孟天爵後來又說了一幅畫上的題字：「行也布袋、坐也布袋、放下布袋、何其自在。」

那女孩則嚴肅的說：「人有一些布袋是一輩子都放不下的。」

他們看沙鷗飛向永遠在延伸的地平線；在夜裏聽笛音，在笛聲中，心靈經過一番蛻變洗滌，而嗅到生命之泉的芬芳。然後，孟天爵回都市中，得知自己原先以為成功的實驗，其實是過程錯誤造成的誤解，根本沒有成功，但是，他並不傷心，因為他看過海鷗一直向地平線飛去，因為他夜半聽過那震撼心弦的笛音，全篇文章，着重在「聞笛」，描寫得相當細膩。

我覺得以小野的年齡閱歷，寫這類文章，還太早了些。因為，以一個豪情萬丈的二十上下青年，寫出對物質文明的虛無感，未免太過於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了。如果假以時日，小野重寫這篇文章，將會更有

份量的。

「網」和「蛹之生」在中副登載後，曾引起很多人共鳴。小野很能寫出一些令人回味不已的句子。「網」一文中也有許多。如：

「Love 在網球的記分上就是零的意思。」

「欣賞也是門學問，有時比創作更難呢。」

「某些時候，我們所追求的竟近得如此遙遠，於是很多人到遠方去收穫虛無。」

「哲學家們用畢生精力去尋找永恆，也許一個掃地的清潔工人，或一個收破爛的乞丐他們早已尋到了。」

「生命多可笑，它給了一些你要的，也同時給你一些不要的，我們都沒有權利去取捨。」

從文中的句子，可以看出小野寫這篇文章時，相當用心。他自己在後記中說，這一篇經過五個月的時間才拿出來，萬餘字的短篇小說，如此謹慎，無怪乎「網」會繼「命的眼淚」再度入選中副選集。

「蛹之生」是中篇小說，小野安排了許多角色反映這個時代大學生的思想，雖然角度不够廣闊，但是充滿了青年的熱忱。如：

「我覺得還是多充實自己，多唸點書，才有資格講話。並不是唸了幾本沙特或卡繆就可以有獨立思考的能力。」

「大多數人都盲目崇拜西方文化，……可是他們唸了幾本中國書？充其量也只不過論語、孟子、唐詩三百首、古文觀止、紅樓夢之類的，他們連瞧不起自己文化的資格都沒有。」

「要別人不欺侮我們，只有一條路：自己的國家強大起來！要自己強大也只有一條捷徑：每一個國民恪守自己的崗位努力。」

小野還特地借文中人物——趙一風的解悟指出：當前有些大學生的錯誤觀點，以為參與政事是「為名為利」。

趙一風很沉痛的感懷：「除了用事實來證明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外，其他一切冠冕堂皇的清談都是不可靠的。」

小野以蛹的蛻化來譬喻一個人由少不更事到青年、成家立業。有的蛹會羽化成瑰麗的彩蝶，有的蛹則成為又醜又髒的蛾！人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這個譬喻很貼切，而且也是前人所未有的。

他在文中說：「蛹之生，它象徵了一種突破，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生機的突破！」

這，不正是小野自己創作這篇小說的寫照嗎？全文中，充滿了青年人的真摯、青年人的熱血、青年人的抱負！當然，街頭巷尾仍然有「失落」「苦悶」「落寞」「迷茫」的一代，但，那只是少數，多數的青年仍然朝氣蓬勃地懷着無限希望。

文藝界也是如此，儘管，有些人以怪異語法一夜成名，有人以逆倫背理來迎合「時尚」，有的以鹹濕淫亂而「一鳴驚人」，但是，肯苦心下工夫、秉持着赤誠的心，以平實的筆，寫出人類真切一面的人更多。更令人喜悅的是，一向最浮躁的青年學生，如今，能踏實樸實的不在少數。我們文藝界，有那麼多健康的新血，這真是可喜可賀。

在許多「學生作者」方興未艾的當兒，甫出校門的小野却寫得少了，今年，除了年初在中副看到一篇短文，七月份新文藝有他一篇短篇小說外，似乎沒有別的作品了。也不知他是忙碌？還是其他原因。

是忙嗎？我希望小野仍然能百忙中抽出時間來，繼續筆耕，即使只寫給自己看，也應該持續下去，筆

才不會生鏽。

如果寫不出來？那，沒有關係。這並不意味着江郎才盡。十年前，我還是「學生作者」時，就有一位當副刊編輯的長者勸告我：

「有人寫了一段時間，會突然停頓下來，什麼都寫不出來。能繼續努力挨過這週期性的低潮，就能超前邁進一步，寫出比從前更好的作品來。學唱戲的人也有這種現象，常有『倒嗓子』一段時間以後，更加唱得好的，以他們的行話來說，就是『祖師爺賞飯吃』。」

我希望小野過了這低潮之後，能得到「祖師爺賞飯吃」，寫出更具深度，更有益社會人心的作品。同時祝福蕭毅虹、保真、林清玄等「後生」，也能每渡過一個低潮就進步一次。

一本珍貴的資料

近20年短篇小說選集編目

隱地·鄭明俐合編 每冊35元
劃撥一九二七四號